

南懷瑾文化

南懷瑾／講述

孟子與公孫丑

出版說明

自從一九七六年南師懷瑾先生講完《孟子》以來，至今已是三十五個年頭了。當時是應台灣青年戰士報唐社長之邀請，在該社所作的公開講課。為了使年輕聽眾易於了解，南師是與歷史配合，且以輕鬆淺顯方式講解，俾使聽眾能深入經典中的真義和精神。

《孟子》全書共七篇，第一篇〈梁惠王〉於一九八四年出版，書名為《孟子旁通》（一）。惟世事無常，次年南師又應邀前往美國，《孟子》其餘各篇記錄，皆隨帶至美，後又輾轉各地，至今始得重啟整理工作。

《孟子》這本書，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的儒家典籍。孟子生於戰國時代，他繼承了孔子的精神，始終為人倫正義，為道德政治奔走呼號。所以在《孟子》書中所記述的，不僅是為政的原理準則，更是人人身心道德修養的基本。

數千年來，孔孟之道為什麼如此受到重視？正如南師在《孟子旁通》

前言所說，孔孟的一生，「始終為崇高的理想而努力，放棄了自我而為天下人著想，為千秋萬代著想，因此也就受到人們一種超越的崇敬，稱之為聖人」。

時至廿一世紀的今天，孔孟學說，在世界各地皆有蓬勃而起的趨勢，現《孟子》〈公孫丑〉篇，已在南師指導下，先行整理出版，其餘各篇，亦將加緊整理工作，陸續印行出版，以饗愛護傳統文化的讀者。

再者，本書雖為《孟子》的第二篇，由於各篇亦可單獨閱讀唸誦，故而另定書名為《孟子與公孫丑》。未來各篇，亦將各定書名，不再沿用《孟子旁通》原書名。

《孟子》全書的講解紀錄，原為蔡策當時中文速記，後再謄寫，並略作初步整理。在手寫的原稿中，也見有李淑君及另一人的整理筆跡，但迄未完稿。編者據此再做整理，完成工作。惟本書中小標題，仍保留蔡策所擬。

在蔡策手寫原稿中，歷經三十餘年的歲月，頗多殘破，外加零亂難識，經新加入的彭敬，細心辨認，始得以輸入電腦。

另義務協助校對，查資料等工作的謝錦揚、宏忍師等各位，在此也一併多謝了。

劉雨虹
記

二〇一一年一月廟港

目錄

出版說明 6

公孫丑章句上

管仲的故事 16

管鮑之交 20

生死不易的知遇至情 24

歷史的乘除 28

時勢 機運 成功 35

由來才命兩相妨 40

不動心的哲學 45

羅近溪的不動心案例 53

動心與不動心 59

澡雪精神心自安 66

武俠工夫的不動心 73

文武殊途同歸的修養 80

修養哲學上的辯證 85

孟子的志氣同源說 91

唯大英雄能本色 97

門戶之爭的動心 100

從心所欲的不動心 107

專於一 萬事畢 111

養氣工夫 117

理氣不二論 120

浩然之氣 126

浩然之氣與正氣歌 129

心氣一貫 135

道家的煉氣 140

治心與養氣 147

平心靜氣 151

孟子養氣的心法 159

蓬生麻中 不扶自直 165

閒話養氣 169

言語相法 177

德行典型的討論 184

聖人不自是 186

大哉孔子 191

唐明皇與孔子 200

孔子外傳 208

素王的道德榜樣 229

孟子時論 231

賢能與職位的界說 235

選賢與能的另一章 238

自求多福 243

業由心造 命不由天 247

歷代帝制的心法 252

漢宣帝的論評 258

孟子的財經觀念 263

崇禎安得不上煤山 270

不忍心問題 277

由四端看人性本善說 283

生活技能與道德 292

修行容易專志難 300

聖賢的人格分類 305

公孫丑章句下

天時 地利 人和 3 1 2

孟子的架子 3 1 8

受授禮則 3 3 9

牧民的職責 3 4 7

職責與言責 3 5 5

疑人不用 用人不疑 3 6 2

葬禮的演變 3 6 7

直道作人難 3 7 3

門閥 財閥 學閥 3 8 5

處世的藝術 3 9 2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4 0 3

公孫丑章句上

前面〈梁惠王〉上下兩章，是孟子一生學說思想的大綱。自〈公孫丑〉章開始，以下的每一章，都是根據上面的綱要，再加以發揮的。有關孟子的學說思想，以及孟子的心性修養，我們將陸續作補充說明。

以後的各章，內容更加豐富，講起來就難免會牽涉到中國文化的許多問題。所以今後對於問題的討論，將儘量作更深入的研究。而《孟子》本文，並不太艱深、也不古板，大家都能一目瞭然，所以在文字上，就不再詳細的說明了。

但是對於《孟子》本文，大家最好能夠多多朗誦，熟讀會背。因為中國秦漢以後的古文，經常運用《孟子》這本書的筆法，其中有許多美好的辭句，或被後人變化運用，或者成為名言，傳誦不已。

譬如後世常用的「當道」二字，就是由〈公孫丑〉章的「當路」一辭

演變而來。「當道」即「當政」，處於政治體制上的「要津」，就是重要路口的意思，在從前，就相當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輔；但這個名辭，在古文上，常被引用稱那些官居要職掌握政權的人，並不只限於宰相一類的。在文學上，便有清人類似格言的兩句詩：「當路莫栽荊棘樹，他時免掛子孫衣」，詩格雖然平平，意義還真深長！

所以，現實掌握政權的重要人物，對於政治命令的發布，必須慎重的考慮，因為一個法令、政策，所影響的不止當時，更影響了幾十年後人民的禍福利害。因此千萬不可在辦公室或會議所，因一時的痛快，訂立新的政策或法令，並立刻頒布執行，這種做法，極易產生弊端，遺害社會。所以我常說，執政者是要負政治上的因果的。這兩句詩確為警語，更說明政治立法與立言、立德的因果關係。

話說回來，〈公孫丑〉上下兩章，是記載孟子師生間的對話，其中大部分的內容，是在齊國潛王當政時期，孟子再度到齊國的事。這次孟子在齊國，停留了一段不算短的時間。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管仲的故事

公孫丑是孟子的弟子，有一天他向孟子提出問題。他問，假使老師你在

齊國執掌政權，能不能做到像名臣管仲和晏子所成就的那種功業呢？

孟子聽了後，對公孫丑說，你真是標準的齊國人，只知道管仲、晏子這兩個歷史人物，好像天下就只有齊國這兩個人，才能創建了不起的功業似的，而不知道除了這兩個人以外，高明人物還多得是。孟子這句話，等於現在我們對人說：你真是一個英國人，只知道你們歷史上有個邱吉爾；或者說：你真是一個美國人，只知道你美國有個羅斯福而已。這就是描寫孟子的幽默，意思是說公孫丑坐井觀天，看到井口那一點點天空，就以為整個宇宙只有那麼大。

孟子幽默了公孫丑一下，然後又說：你知不知道過去曾經有人向曾子的孫子曾西說：「你和子路到底哪一個好？」曾西聽到這個問題，不安於座，在座上躬一躬上身，帶著恭敬的口吻說：「你怎麼拿我來跟子路比呢？連我的先祖大人曾子，對子路都是相當敬畏的，我怎麼可以和他相提並論？」於是這個人又問曾西：「那麼你和管仲比起來，哪一個比較好呢？」曾西聽了這句話，馬上轉成不大高興的臉色說：「你又怎麼把我去和管仲比呢？管仲

得到一位頂好的領導人齊桓公的信任，而齊桓公自己對於齊國大小事情都不管，完全交給管仲，由他愛怎麼辦就怎麼辦。」

在歷史上，一個好的領導人，對一個幕僚長相信到如此程度，的確也只有齊桓公對管仲，才做到如此之信任。所以齊桓公能夠做到春秋時候的五霸之一，甚至可說是五霸之首，並非偶然。更難得的是，他們兩人之間，原來是敵人，在戰場上面對面作戰時，管仲曾經對齊桓公射了一箭，剛好射在齊桓公的帶鉤上，幸好帶鉤上的一塊銅片抵住了箭鏃，沒有射到腹部，否則齊桓公可能早就被管仲射死了。

講到管仲，使人聯想到，管仲與齊桓公之間的君臣際遇，與君臣相得之難。這種老闆與伙計之間主從相得的情形，真是一件太不尋常的事。至於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三個人之間的君臣知遇，以及在朋友情誼上相處得如此盡善盡美，的確難能可貴。尤其管鮑之交的知心知己，更成為千古美談。但也可以說，齊桓公與管鮑之間的相處，表面上固然有君臣的情感，而實際上，似乎還有一份朋友之間的真情感，這尤其是難上加難！我們如果拿後世

西洋歷史中，大家所欽佩的德國威廉二世和俾斯麥來比，還不如反觀自己歷史上，齊桓公與管鮑之交的這一段史實。這的確是一個領導人事業成功的榜樣，說明君臣之間、朋友之間，必須要彼此信任，要同心協力，才能成就一件大事。

現在首先要討論大家所知道，且樂於稱道的「管鮑之交」的故事。

第一，管仲與鮑叔牙兩人的交情，在一開始可以說是很不對稱，在友道上來講，能夠相交實在太不容易。因為他們兩人結交當初，管仲是個窮小子，鮑叔牙是有錢的少爺。雖然說古往今來，闊少爺結交個把窮朋友，也是尋常事，但難在這個有錢有勢的鮑少爺，能夠完全不在乎管老弟的貧窮卑賤，居然情同手足，平等相待。

第二，管仲在少年時代的行為，是恃才傲物、放蕩不羈的一型；鮑叔牙是謹慎老實，比較賢良方正的一型。可是難在鮑叔牙能夠深切認識管仲、欣賞管仲，對管仲的所作所為不但原諒，而且絕不見怪。

第三，在這段時期，管仲和鮑叔牙合夥經商，想來當然是由管仲出

主意，慫恿鮑叔牙拿錢去做生意的。但到了結帳分紅的時候，管仲不管三七二十一，任憑自己的意思，拿走了大部份。別人看不過去，替鮑叔牙叫屈，鮑叔牙不但不見怪，反而說，管仲家裡需要用錢，多拿一點去用，那有什麼關係呢！

可是這兩個人的交情中，所謂「管鮑分金」的事，還只是起頭的序幕。更難得、更有趣的是第二幕，又加上一個主角齊桓公，以及最後落幕的一場，更會使人拍案叫絕，真是可以耀古爍今了。其中經過的事實是這樣的：

管鮑之交

管仲和鮑叔牙兩個好朋友，後來都走進了齊國的政治圈子，鮑叔牙幫助齊國的世子小白，也就是後來的齊桓公；管仲運氣不好，幫助了另一位世

子公子糾。不久齊國因為爭奪繼承權而發生宮廷內亂，而且還牽涉到國際關係。這兩兄弟為了爭政治權力而大動干戈，變成仇敵，這段歷史大家都知道，不必細說了。但在大動干戈的時候，管鮑兩人彼此各為其主，所以後來有管仲射了齊桓公一箭之事。但是，最後公子糾被殺，齊桓公勝利了，而管仲做了俘虜。齊桓公要報他一箭之仇，非殺掉管仲不可。在這個緊要關頭，鮑叔牙出面了。

他對齊桓公說：「你現在雖然做了齊王，但你還想不想稱霸諸侯，擁有天下呢？」齊桓公說：「那是當然的，這還有什麼疑問嗎？」鮑叔牙說：「如果你還想這樣，不但不能殺管仲，還非得重用他不可。」這個齊桓公真像後來的漢高祖劉邦一樣，只要被人輕輕在腳下一踢，他就明白了。當鮑叔牙說了這番話後，齊桓公愣住了，就反問鮑叔牙，管仲真的這麼行嗎？因此鮑叔牙就趁機推薦管仲，為他大吹大擂一番。齊桓公不但馬上放了管仲，還虛心請教他，如何可以達到霸王大業的計劃。管仲侃侃而談，齊桓公一聞千悟，認為管仲是天下大才，馬上拜為相國。甚至後來齊桓公還對他百依百

順，反而倒轉來拍管仲的馬屁，不叫他的名字，而尊稱他為「仲父」，使他死心塌地，服服貼貼的為齊桓公盡忠盡心。

管仲與齊桓公、鮑叔牙三人之間的一段故事，最妙的關鍵，還不止於此。當管仲被俘虜了，正在岌岌可危，將要被殺頭的時候，人人都為他擔憂，但是管仲卻安心得很，反而很高興的認為，自己馬上要轉運，有機會可以大展抱負了。因為他斷定，他的好朋友鮑叔牙，一定會出死力保薦他。除非齊桓公無大志，如有大志，想創大業，一定會吃鮑叔牙這一劑藥，非要用他不可。

事情發展的結果，果然不出管仲所料，這便是所謂「管鮑之交」難之又難之處。如果是後世或現代的一般人，碰到這種情形，生怕朋友拖累了自己，哪裡還敢死力保薦一個被俘的敵對人物呢！因此後世還有人以己之心，度他人之量，而說管仲與鮑叔牙兩人，早就商量好的，把力量分開來投資，各幫一個老闆，不管哪個成功，他們兩方都會互相保薦而得富貴。當然不能說世間一般人，絕對沒有這種投機取巧的意圖，但也不能說人與人之間，沒

有真正的道義啊！隨便以假設而詬誣古人，未免有傷厚道，後人真是聰明太過了！

齊桓公自從重用管仲之後，他便成就了「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的功業。也就是說，他作了當時全中國諸侯的盟主，等於現代國際上聯合國的主席，自己不用太操心，一切都由管仲包辦，替他完成。齊桓公還是一個吃喝玩樂的高手，他本來就是一個浪蕩不羈的公子哥兒，好吃也好色，所不同的是，一方面有公子哥兒型愛好吃喝玩樂的個性，一方面又具有霸主的雄才大略。所以他能夠豁達大度，完全信任管仲，由他一手包辦。管仲在當時，也就等於諸侯國際間的執行祕書長。事實上，他的權力，幾乎僅次於齊桓公，好像是個副霸主似的。不過他也具有才子型貪圖享受的個性，並非像儒家標榜的淳樸君子。可是他們能在君臣之間，好像最要好的朋友一樣的互信互諒，實在是一件太不容易的事。因此孟子在本章中提到曾西的話，便有一「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的評語了。

生死不易的知遇至情

但是管鮑之交的歷史故事，到這裡還不算高潮的頂點。最妙的是在最後的一幕，當管仲快要死時，齊桓公有點著慌，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因為後繼的人才實在難找。所以他親自來探看管仲病情，同時很著急的問管仲，萬一你不在了，我應該找哪個接替你的任務才好？桓公並且提出了管仲的好友鮑叔牙來作繼任人選，想來管仲一定會同意，但是管仲卻馬上反對，認為不妥。他的理由是，鮑叔牙是好人，也很方正，一個方正的大好人，在作人的道德上是第一等人，但是要擔當非常複雜的政治重任，並不是一個一味講究方正的好人所能擔當的。

我們一般人的想法，管仲一生之中，得鮑叔牙的恩惠太多：窮困時，在生意分紅上佔了便宜；被俘虜時又救了自己的命，還推薦作了齊國的宰相。現在快要死了，應該把這個高位讓給鮑叔牙來接手才對，不料他竟在齊桓公

的面前，斷然否決了。齊桓公問他為什麼反對鮑叔牙接他的位子，他說：鮑叔牙是一位好好先生，怎麼可以做這種勾心鬥角，時時刻刻都要用權術的事？如果讓這好人來做，那麼不但鮑叔牙完了，齊國也會垮的。事實上，管仲這種話，也真的是為了愛護鮑叔牙，愛護齊桓公和齊國而說的。

後來鮑叔牙知道了這件事，很欣慰的說：管仲真是最了解我的好朋友，我的確不能擔當這個職位，如果做了，說不定腦袋都保不住。

他們相交的情誼，就是如此的真摯，如此的感人。他們兩人在事業上，只有鮑叔牙推薦管仲，管仲也從來沒有推薦過鮑叔牙。可是兩人交好，真正的知己之處，卻不是我們通常交友所可想像的。現在人談「管鮑之交」，只看到前面分紅利的那一段，而且希望對方是鮑叔牙，自己永遠是管仲。

再回過來說，齊桓公對管仲之專信，在歷史上的確是少有的。我們常喜歡以三國時代劉備對諸葛亮說的，自喻如魚得水的情形，來做為君臣之間、賓主之間信任的典範。其實劉備信任諸葛亮，並不及齊桓公信任管仲那麼專。諸葛亮的事業，都是在劉備死後才做出來的。換言之，諸葛亮在劉備死

了以後，才更有權力和條件，發揮自己的才幹，完成更大的功業。而劉備的器量，因為不及齊桓公，所以他的事業，始終限於天下三分之一的局面。正如李宗吾所說的三國時代這三個人的笑話，曹操是心黑臉不厚，所以陳琳作一篇檄文罵他的時候，他還會臉紅頭痛。而劉備則是臉厚心不黑，手段不夠毒辣，所以劉備的天下是哭出來的，到處扮成慘兮兮的樣子，賺人的同情。至於孫權是心黑但不夠黑，臉厚但不夠厚，都不到家。以李宗吾的厚黑哲學來說，在他的「厚黑學校」裡，這三個人都是不能畢業的學生。雖然這是李宗吾的玩世笑話，但也有他的一面歪理。

不過，領導人固然應該相信高級幹部，但作為高級幹部的，是否值得領導人去如此信任呢？是否具有忠誠、才華、品德、能力等等應具備的條件呢？像這樣優秀的人才，實在不容易找到，而管仲的確有值得齊桓公專信的地方。

上面是孟子引用曾西所說，「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一句話所引起的閒談，這是管仲當政的第一個因素。此外他再舉出第二因素，是管仲在齊國

當政四十年之久，的確是個不短的時間，努力經營下來，成績自然可觀，使齊桓公在國際上稱霸。可是曾西認為，他對於人類社會並沒有什麼特殊的貢獻，並沒有留下永垂千秋的建樹，成就並不算高。所以曾西會不高興的說，「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你怎麼拿我和管仲比較呢？

這是孟子引用曾西和別人談話中的故事，這一段史料只在這裡由孟子口中說出。

於是孟子接著對公孫丑說：管仲這個人，曾西都不願和他比，你怎麼把我看得那樣差勁，竟拿我去比管仲呢？

公孫丑說：老師！管仲輔助齊桓公，稱霸天下達四十年之久——現代來說，差不多有半個世紀了；而晏子後來輔助齊景公，也使齊國成為國際間的大國，使齊景公成為著名的國君，這樣的兩個人，你還認為不行嗎？

歷史的乘除

孟子說：使一個國家稱霸，使一個國君成名，又算得了什麼？我認為要使齊國稱王天下，就像自己把手掌翻過來一樣的容易。我們現代的成語「易如反掌」，就是從孟子這句「由反手也」來的。孟子說得如此容易，我們可以說他的牛可吹大了。且看下文。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

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孟子上面說，使齊國稱王天下，就像自己一翻掌那麼簡單。公孫丑聽了，對他老師的話表示懷疑，他說：照老師這麼說，使齊國稱王天下，像把自己手掌翻過來那麼容易，這就使我愈來愈糊塗了。就以歷史的事蹟來說，稱王天下談何容易，像周文王這等人才，當政差不多百年，他當時那樣的勵行仁政，也並沒有完成一統，還是靠了他的兩個兒子——武王和周公繼續努力下去，然後慢慢經過了百多年才成功的。

實際上，周朝統一天下，掌握政權達七百多年之久，這樣深厚的基礎，並不只是周文王父子兩代奠定下來的，而是由古公亶父，乃至遠溯至公劉，更向上推至后稷，這樣好幾百年一路下來奠定的基礎。猶如秦始皇的併吞六國、統一天下，也不只是秦始皇的功勞，而是秦國在一兩百年之前，就開始建基的。並不像後世來自民間的帝王，例如明代朱元璋那樣，原來只是一個落魄的和尚，結果在民間突然崛起，作了統治全中國的皇帝，這是特殊的現

象。這也就是古今時代不同，社會環境不同而產生的不同模式。

但是，我們再看看「治世百年，殷之頑民未化」的歷史記載。周朝的政權建立了一百年以後，前朝的遺民，殷商的擁護者，仍然不肯接受周朝王道德政的感化。由此可見教化社會人心的困難，這是我們讀歷史必須注意的一個關鍵。以文、武、周公之德、之才、之能，「治世百年」尚且「殷之頑民未化」，便知天下事，實在不像翻一下手掌那麼容易。這也就難怪公孫丑要「惑滋甚」，對他老師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的話想不通了。

所以公孫丑說：你說王天下那麼容易，那麼文王也不值得效法學習囉？這是公孫丑用孟子的話，反過來向孟子質疑。因為孟子是最推崇文、武、周公的，所以現在這樣發問，等於說：那麼老師你比文王、武王，比周公還要偉大，還要高明了？

孟子對於文、武、周公、孔子，始終尊敬如一。他說，如果以文王來比我，那又不敢當。不過我說我可以使齊國稱王，是另有理由的。當年文王、武王的情形和現在不一樣，首先，文王、武王當年的對象，是前朝商湯。商

朝由湯王傳到武丁的這一階段，有數百年之久，其間有過六七位聖賢之君。五六百年間，出六七個聖賢的君主，這是很難得，很了不起的盛世。我們算算歷史的賬，在以往的歷史中，以武力最強，文化又發達的漢唐兩代來說，漢代在漢高祖以後，文帝、武帝、宣帝之外，沒有幾個好皇帝。唐代在唐太宗以後，也沒有幾個好皇帝，唐明皇算是半個，但是到他年紀大的時候，也就糊塗了。還有一個唐宣宗，他也是當過和尚的，雖然他沒有真的出家，但的確也剃了頭，作了一陣禪和子，與黃檗、香嚴禪師都是要好的同參道友。有一次他與黃檗同住在江西的百丈山上，曾因同觀瀑布，和黃檗聯句作詩，不過也有人說和宣宗聯句的是香嚴禪師，並非黃檗。這首詩是這樣的：

千岩萬壑不辭勞 遠看方知出處高（黃檗起句）

溪澗豈能留得住 終歸大海作波濤（宣宗聯句）

後人看了唐宣宗的末句「終歸大海作波濤」，認為這是唐室衰微的讖語，因為唐朝自宣宗以後，即天下大亂，接近尾聲。還有宣宗作和尚時，題百丈岩的一首詩也很好：

大雄真跡枕危巒 梵宇層樓聳萬般

日月每從肩上過 山河長在掌中看

仙峰不間三春秀 靈境何時六月寒

更有上方人罕到 暮鐘朝磬碧雲端

這都是他少年時代，為了逃避唐武宗的猜忌，剃頭出家去學禪時的作品。據《林間錄》所載，他全靠太監仇公武的庇護，剃頭出家去參禪，也是仇公武的計劃。這個姓仇的太監，大有類比丙吉當年保全漢宣帝的大功。唐宣宗的「日月每從肩上過，山河長在掌中看」，日月星辰都從他的肩頭上運行過去，大地山河也在他的掌中一覽無遺，這到底還是帝王的氣魄。後世稱

宣宗為唐朝的中興之主，因為他來自民間，深知民間的疾苦，和漢宣帝的情形相似。漢唐這兩個諡號「宣」字的皇帝，和周代的宣王一樣，都是中興之主，還算是很不錯的。

我們從後代歷史上的事蹟，可以用來證明孟子的話。一個朝代，在五六百年之間，出了六七個聖賢之君，是很不容易的事。孟子又說：在商湯的時候，天下人心歸向商朝，是經過很長很長的時間養成的，這種歸順服從的時間一久，一時是很難改變的。這可以說是人類的好習慣，也可以說是人類對歷史的惰性。大而言之，一個國家民族對於自己歷史文化的習性，是很難改變過來的；小而言之，個人的習性，也是很難改變的。想把一個舊的傳統變過來，十分不易，而且傳統愈久愈是難以改變。

接著孟子又說：所以到了商湯時期由武丁領導天下的時候，能使諸侯都來誠心朝貢，好像也是輕而易舉，像在手掌上運用的事情一樣。就是到了末代的紂王時，這位商朝最後、也是最壞的一位帝王，雖然他很壞，但距離他的祖先，那位名王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的時代，並不太遠。上代商朝世

家忠臣，遺留下來的好風氣、好政績、好政體、好制度並沒有變，所不同的只是紂王個人的暴虐而已。同時，紂王時代輔佐他的同宗之中，或是紂王的叔伯，或是紂王的兄弟輩，還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許多的賢人。只是商朝到了這個時候氣數已盡，剛好傳到暴虐的紂王手裡，如果是由商朝宗室的這些賢人中，任何一個來當帝王，那麼周朝就起不來，也不可能革命了。因為這個時候紂王宗室的賢人們，都還在全心全力輔助商朝，所以紂王雖那麼暴虐，周朝也要等待時機。久而久之，等商朝的根基先自行崩壞，氣勢衰敗的時候，周朝才能起來。除了歷史文化上的時間因素之外，當時的實際情形，天下領土皆屬紂王，人民皆紂王的臣民，人眾土廣。而文王當時，不過只有方圓百里的一點點領土，以及少數人口。以這樣懸殊的現實力量，對抗久遠的殷商王朝，便可理解周朝的崛起，是多麼的不容易。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

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時勢 機運 成功

剛才講述孟子為公孫丑解惑的一大段道理，中間有好幾處轉折，有好幾個理由。他滔滔不絕的一直說下來，公孫丑也插不上嘴了。如果以現在的談話形式和技巧來說，一定是說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逐項加以分析。古人沒有這一套，用不著這樣一條一條排列起來，因為聽的人一聽就知道了。

現代人講話，如果不分別列舉，聽話的人會指說話的人不合邏輯，沒有條理，不聰明。不知道究竟是古代的人不聰明，還是現代的人不聰明，這實在很難定論。

到這裡公孫丑還是插不上嘴，孟子繼續講下去，應該是講到第四點了。

孟子這裡引用的話非常好，公孫丑是齊國人，問的是假如孟子在齊國當政將會怎樣，又引用了齊國的兩個歷史人物管仲和晏子到問題中來，更討論到齊國稱王於天下的事。雖然孟子一開頭就說了公孫丑「子誠齊人也」，僅知有齊國而已。說到這裡，他還是引用了齊國的成語來說明他的論點。

齊國是姜太公（尚）之後，文化相當深厚，孟子說，你們齊國有句名言說：「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這兩句成語，也是道家思想的結晶，經過孟子一引用，更變成後世的名言，成為哲學上一個不易的定理。

青年同學們，現在讀《孟子》，對於這句話最好能夠牢牢記住。我們幼年時讀書，讀到這一類美而又有至理的名句，便立刻熟讀，立刻背誦，到老

還是牢記不忘的。

這句成語是說，雖然你有聰明絕頂的智慧，但是客觀環境還沒有構成有利的形勢，所以你還是沒有辦法成功的。也就是說，一個聰明人，因客觀的形勢不利，也是沒有辦法成功的。比如騎上摩托車，不能在剎那間就到達目的地，一定要車輪轉動的那一股勢，發生動力，才能到達。如果沒有這個「勢」，而空想到達，那只有進精神病院了。

第二，你雖然有了無比堅固的基礎，還是要等待時機，才能發生功用。所謂時機，也就是現代所講的「命運」、「機會」。機會不來，你縱然有天大的本領，也是枉然。我們現在看電視，蠻舒服的，可是由發明電視機而到成為全人類的需要品，就要一段時間和機運了。所以發明電視的人，並沒有發財，後來的人撿現成而做電視生意的，反而發財致富，這就是時機的關係。在他來說，雖有發明的能力，但運氣未到。歷史上很多發明家們，常有潦倒而死的結果，皆時運未通。可是後人利用他的發明，卻大發其財。所以讀了《孟子》這幾句話，想到一些不逢時機的事情，不禁喟然而嘆，卻也不

禁要點頭一笑說，果然不錯。就如以談「空」為主的佛法，也是注重時機因緣，何況世事是一切有而不空呢。

不過，時機來了，不曉得把握，又有什麼用？我常說第一流智慧的人，創造機會；第二流的聰明人，把握機會；而愚笨的人錯過機會，失去了以後又不斷抱怨。如同趕公共汽車，第一流的，先買好票，先站在第一個位子等著，車子一到，首先上去，有舒適的座位。第二流的人，買好票，剛好能擠得上去。第三流的人，公共汽車開過了，他在後面跑步追趕，趕不上了，便在公共汽車後面的一團黑煙中，大罵山門。不過世界上這一流的人居多，也許我們就在此輩之中吧！

古今中外，不知埋沒了多少人才，都是因為自己沒有乘勢，或沒有待時，或無勢可乘，或時機早已過去，或是時機遲遲不來。這些也可歸之於命運，所謂生不逢時，雖有才能也毫無用處。就好像算命的說，命好運不好，命是帝王之命，可是始終輪不到你上座，一生倒楣運，又奈何。

講到乘勢與待時，確是事業成功的重要因素。不但個人事須乘勢待時，

家庭事、社會事、國家事、天下事，莫不如此。即使有了智慧，有了基礎，還是要乘勢，還是要待時。

又如大家都知道宋朝有兩位愛國詩人，一個是陸放翁（游），一個是辛稼軒（棄疾）。他們在少壯時代，皆是意氣凌霄，豪情萬丈的人物，當時生逢亂世，國運艱難，也真有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的氣概。

但到了他們的晚年，一切的豪情壯志，都歸到孟子所說：「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的哲理名言之領域了。所以陸放翁有一首詩〈書憤〉說：

早歲那知世事艱	中原北望氣如山
樓船夜雪瓜洲渡	鐵馬秋風大散關
塞上長城空自許	鏡中衰鬢已先斑
出師一表真名世	千載誰堪伯仲間

詞：

辛稼軒則有一首題為「有客慨然談功名，因追念少年時事，戲作」的

壯歲旌旗擁萬夫 錦襜突騎渡江初
燕兵夜娖銀胡錄 漢箭朝飛金僕姑
追往事 歎今吾 春風不染白髭鬚
卻將萬字平戎策 換得東家種樹書

由來才命兩相妨

孟子又引用了這兩句當時齊國的諺語，再來說明當時齊國的勢與時的情形。他說：「今時則易然也」，現在齊國的時機到了，齊宣王欲王天下，容

易得很。

孟子替齊宣王算命，知道這正是行仁政王天下的時候；而這個時勢，卻不利於自己。「明知其不可而為之」，這正是儒家的精神，聖人的用心。孟子志在淑世、救世，不計較自己本身的利害。

他說以齊國當時的形勢來講，土地、人民的力量，與歷史上的夏后、殷、周時代，不可同日而語。當他們——夏后、殷、周興盛起來的時候，領土的幅員，還沒有超過千里，而現在齊宣王的領土，已經超過了千里；人烟稠密，農業生產發達，經濟穩定，社會一片繁榮。到了這種地步，不必要再擴充領土，也不必用心經營，招攬百姓。土地與人民這古代政權上的兩大資本，齊國這時都充足了，已經有很富強的實力，假使這時候齊宣王能行仁政而稱王，誰也抗拒不了。

同時孟子又在「時」這個因素上，指出當時齊國正是得時之利的時候。他說：以歷史時代而言，從周文王到現在，已經七百多年，在這麼長久的年代中，從來沒有以王道政治來領導天下的王者。周朝只有在文王到成王這段

時間是興盛的，自成王以後，就衰敗下來了。而今到了戰國時期，多年來，老百姓都在紊亂或者暴虐政治下，輾轉流離，在痛苦呻吟中掙扎，尤其到了七百年後的這個時代，情況更加嚴重。

這時孟子又說了兩句名言：「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後來，在中國文化中，這兩句話幾千年來經常被人引用，尤其在政治理論方面。肚子餓了的人，容易滿足「食」的欲望，飯也好，麵包也好，吃起來都覺得好。肚子飽的人，一天到晚山珍海味，吃多了、吃膩了，吃到後來，吃什麼都覺得不好吃。同樣的，「渴者易為飲」，口乾的時候，什麼都可以喝，溝水、馬尿都是好的，渴極了的人乃至可以吸自己的血，舔自己的汗水。

這裡，孟子以饑渴的情形，來比擬當時老百姓對於良政的渴望，他並且引用他所崇拜的孔子所說的話：「速於置、郵而傳命」，德化的流行散布，比驛站、車馬傳送命令還快。

這個「郵」字，和現代的郵政是同一意義。所以郵政這一制度遠在周代已經有了，後來又改稱驛站。不過古代的郵驛，是由政府辦理，專門為政府

傳遞公文的，老百姓無權享受這種制度的便利。我國自清末設置文書傳遞和私人通訊的機構制度，便採用周代這種公文傳遞制度的「郵」字。在孟子那個時代，交通方面，最快的就是這種郵政交通了，如果用現代來比喻，則應該說猶如衛星轉播一樣的快速了。

孟子最後結論說：在現在這個時候，像齊國這樣有萬乘戰車的大國，如果出來實行仁政，天下百姓都會很高興的。從春秋時代開始，差不多兩三百年，老百姓好像倒懸著，過著痛苦不堪的日子，如果能夠實行仁政，等於把倒懸他們的繩子解下，他們會歡喜不盡的。所以現在行仁政，較之古代事半功倍。後世「事半功倍」的成語，就是從《孟子》這裡襲用而來的。前面〈梁惠王〉上下章的內容，幾乎全是記錄孟子勸魏、齊兩國國君行王道的重

要。

講到這裡，使我想起宋朝理學初起的情況，當時，主力派的儒家學者，極力尊崇孔孟，後來發展為宋儒的理學。他們自認是堯、舜、文、武、周公、孔子道統的傳人，但是其他一般的學者，並不同意他們的論點，認為他

們是自我標榜、矯枉過正。所以後來寫宋史的學者，便把儒家理學派定名為「道學」，把一般儒家學者定名為「儒林」。

在當時的儒林學者中，有一位名叫李泰伯的，對孟子有反感。因此另有一名儒士，要向李泰伯騙酒喝，便作了兩首諷刺孟子的詩送給他，騙來三天大醉。詩中有兩句，可說是對孟子生平雞蛋裡挑骨頭，「當時尚有周天子，何事紛紛說魏齊」。

那麼當時為什麼栖栖遑遑，要遊說魏齊行王道？這裡就是孟子的答案，他認為這個時候，是必須施行王道的好時機。也可以說，孟子確實認為當時需要革命，不必禮尊周天子了。因為當時周天子的權力，名存實亡，可能只有現在一個鄉鎮長那麼大而已，大家給他飯吃他就吃，不給他吃也只好坐在那個天子位子上等待，還欠了一身債。「債臺高築」這個成語，就是從周赧王來的。所以，孟子當時準備把尊周天子為「正統」的歷史包袱甩掉。孟子當時所看到的，是天下老百姓的痛苦生活，因此他所要做的，是解救老百姓的痛苦。他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完全是菩薩心腸，

所以孟子早在當年就有民主、民權、民生的思想。下面就講到孟子的學術思想：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不動心的哲學

公孫丑問孟子：老師！假使齊宣王請你當卿相，你的理想就可以實行

了。在功成名遂的時候，你動心不動心？孟子說：不！我早在四十歲的時候，就到達了不動心的境界。

孟子說的是老實話，孟子和公孫丑談這些話的時候，應該是再度到齊國，正是他已過中年了。他告訴公孫丑，早在他四十歲的時候，對於任何榮耀困辱，都可以不動心了。他學孔子真學得太像了，在《論語》中孔子說他自己：「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的四十不動心，等於孔子的四十而不惑。

說到四十而不惑，想起一則笑話。在明朝時，有一個人讀《論語》中孔子這段話，便作恍然大悟狀說，自己讀通了《論語》，有一大發現：原來孔子少時生了病不能走路，大概是小兒麻痺症，到了三十歲才能站起來，所以叫作三十而立。到四十歲兩腿才有力量，可以隨意走路了。這是一則譏諷書呆子的笑話，但也可見古今青年人的調皮都是一樣的。

講到孟子說的不動心，這的確是一個大問題。他的「不動心」這句話，

影響了後世中國文化講學問、談修養，關係太大了。

以中國文化的本位立場而言，孔孟思想的文化基礎，歷史最為悠久。從佛家角度講，後來佛教的思想雖然流佈中國，但已經遲於孟子五六百年了；即使以最早的史跡計算，佛教最初於漢明帝時傳入中國，也遲了孟子約三百年。再以道家的文化來說，原始的道家並沒有談到「不動心」的問題，後世道家提出類似「不動心」的修養方法，也比孟子遲了四五百年。而儒家文化，後世的中國儒家，尤其是宋朝以後，理學家的一切修養，差不多都是以「不動心」為學問修養的中心話題。至於學佛的人講修持工夫，也是與「不動心」有類似之處，只是名稱不同，叫作不生分別，或不起妄念。所以「不動心」是很值得討論的題目。但在討論「不動心」這個中心問題之前，我們先問一個輕鬆的問題。

試問諸位，孟子此時說不動心的時候，你說他究竟動心沒有？照邏輯論辯的方法來講，他動心了。他在齊宣王、梁惠王他們面前，拚命的鼓吹。如果他不動心，則又「何事紛紛說魏齊」？嚴格的說，悲天憫人，正是聖賢和

大英雄的動心之處。所以說什麼叫作「不動心」，這是很難下一個定義的。

從唐宋以後，佛家也好，道家也好，儒家也好，各家做修養的工夫，都希望做到不動心。直到現在，學禪、學道，不管那一宗派的修法，凡是講究靜坐工夫的，也都是希望做到不動心。只是唐代以後的禪，改變了一個名辭，叫作「無妄念」或「莫妄想」。其實，名異而實同，換言之，後世佛家的修持工夫，更是強調不動心的重要。

佛學、禪學等等，講不動心的資料太多了，我們只取簡單扼要而且有趣味的來說。例如唐代詩僧貫休和尚的山居詩，便是強調不動心的代表作。他說：

難是言休即便休 清吟孤坐碧溪頭
三間茆屋無人到 十里松陰獨自遊
明月清風宗炳社 夕陽秋色庾公樓
修行未到無心地 萬種千般逐水流

他這首名詩，代表了一般學禪者的觀念，他一開始的意思便說：哪一個能做到說放下就完全放下的？第二句以下是寫真正出家人的修為，一個人冷冷清清，孤獨的在高山之上，或在溪流清寂之處吟唱靜坐，三間茅屋，十里松風，那是多麼幽美的勝境；月明之夜，夕照秋林，也正是最好的良辰美景。但此時此地外境雖然清淨，最重要的還是要靠自己無心才算是真清淨；如果「修行未到無心地」這些淨境，也只有徒添愁思，修行也是白修，真是「萬種千般逐水流」了。這兩句，便是直接說明，修行不達到這種不動心的無心境界，一切的一切，仍然是隨波逐流而去，不足道也。

這是利用質休和尚詩句的文學境界，來說明禪宗乃至佛學其他各宗派的原則，都是著重在不動心的一面。這首詩比任何佛學的術語，或經文的解釋，都更為簡單明瞭。

此外，明代有名的詩僧梅堂，也有一首詩說：

心心心已歇馳求 紙帳卷雲眠石樓
生死百年花上露 悟迷一旦鏡中頭
人言見道方修道 我笑騎牛又覓牛
舉足便超千聖去 百川昨夜轉西流

「心心心已歇馳求」，這就是講不動心，一切的妄心都已真正的空去，此心再也不向外面去馳求亂跑。

「紙帳卷雲眠石樓」，這要真正有道行的人才做得到，普通人做不到，勉強去做，一定會傷風感冒。過去有許多修行人，住在高山頂上的石洞裡，連窗子都沒有，雲霧隨時可以進來，潮濕得很，一層層的雲氣，又冷又重，絕非都市裡的大廈可比。

「生死百年花上露」，這是指生命的短促。活了一百年，算是上壽，但是以整體生命的歷程看來，這百年的人生只是分段生死的一節，也只不過像早晨花瓣上的露珠一樣，太陽一升起，就蒸發得無影無踪了。